

清 妃 風

网络原名：梦遇乾隆之前世今生

张鹤玲 著



奴婢出身的她，
如何成为风流乾隆的最爱？
步步惊心的后宫，
她如何在巧笑之中主宰中宫？



朝華出版社

清
風
集
下



朝華出版社



上 册

楔 子/1

第一章 一梦二百年/6

第二章 荒唐王爷/10

第三章 二太太/15

第四章 进宫/19

第五章 深宫似海/24

第六章 粽子宴/29

第七章 黄金砸脚面/33

第八章 皇后/37

第九章 太后责骂/42

第十章 夜梦/47

第十一章 尝膳官/52

第十二章 养心殿/57

第十三章 试膳 1/62

第十四章 试膳 2/66

第十五章 三阿哥/70

第十六章 御花园/75

第十七章 灯花爆/80

第十八章 破木头/85

第十九章 宁做贫汉妻/90

第二十章 地不平/95

第二十一章 游瀛台/100

第二十二章 兔儿爷/105

第二十三章 狼爱上羊/110

第二十四章 摔跤/115

第二十五章 凤钗/120



- 第二十六章 摔杯/125
第二十七章 抄经/130
第二十八章 谈判/135
第二十九章 扬州大明寺/140
第三十章 绣花枕头/145
第三十一章 写字/150
第三十二章 原来是圣驾/156
第三十三章 考题/161
第三十四章 抱头鼠窜/166
第三十五章 高少爷/171
第三十六章 船娘/176
第三十七章 大阿哥/182
第三十八章 平山堂/186
第三十九章 同意回宫/191

- 第四十章 杭州府台/195
第四十一章 薄酒淡菜/200
第四十二章 清官难断家务事/205
第四十三章 市集/210
第四十四章 进京/215
第四十五章 回御花园/220
第四十六章 皇妃用膳/225
第四十七章 令贵人/230
第四十八章 新婚/235
第四十九章 抬旗风波/240
第五十章 慧妃托孤/245
第五十一章 五子棋/251
第五十二章 太后赐膳/256
第五十三章 太后赏如意/261

下 册

- 第五十四章 受罚/267
- 第五十五章 画脸/272
- 第五十六章 品茶/277
- 第五十七章 时宪书/282
- 第五十八章 鱼肉不腥/287
- 第五十九章 随行/292
- 第六十章 按摩/297
- 第六十一章 松花江诗/302
- 第六十二章 悯农/307
- 第六十三章 嫦娥奔月/312
- 第六十四章 傅夫人/317
- 第六十五章 重拾凤钗/322
- 第六十六章 与慧妃冲突/327
- 第六十七章 赏月/332
- 第六十八章 秋围/337
- 第六十九章 回宫/342
- 第七十章 宫斗/347
- 第七十一章 生日/352
- 第七十二章 逢雨/357
- 第七十三章 宴客/362
- 第七十四章 赐药/367
- 第七十五章 伤情/372
- 第七十六章 对食/377
- 第七十七章 万寿圣节/382
- 第七十八章 金册/386
- 第七十九章 梅林情深/391
- 第八十章 过年/396
- 第八十一章 红包/401
- 第八十二章 皇后崩逝/405



003



- 第八十三章 孝贤/411
- 第八十四章 醉酒/416
- 第八十五章 暗算/421
- 第八十六章 心写治平/426
- 第八十七章 晋封令妃/430
- 第八十八章 风波/435
- 第八十九章 昏迷/440
- 第九十章 怡亲王妃/444
- 第九十一章 南巡/448
- 第九十二章 悼孝贤/453
- 第九十三章 宝月楼/458
- 第九十四章 和贵人/463
- 第九十五章 永琰降生/467
- 第九十六章 新疆舞/471
- 第九十七章 容嫔受宠/475
- 第九十八章 受惊/479
- 第九十九章 四次南巡/483
- 第一百章 皇后千秋节/487
- 第一百零一章 皇后/491
- 第一百零二章 烟雨楼/495
- 第一百零三章 探望皇后/499
- 第一百零四章 皇后之死/503
- 第一百零五章 高恒大案/507
- 第一百零六章 云静出嫁/511
- 第一百零七章 指婚/515
- 第一百零八章 梦醒/520
- 后 记/525



第五十四章◎受 罚

我把头埋在乾隆的怀里不敢抬起来，怕被众人眼中射出的火焰烧死。乾隆这是什么意思，我挣开他，向后退了一步，抬起头。乾隆咧嘴笑了笑，“随朕来。”然后帅帅地转身离开了。

不经意间看了一眼皇后，见她锁着眉，眼中带着怒气，我低下头，冲她福了一福，跟在乾隆身后追上他，身后相随的太监宫女隔着很远，我生气地问：“皇上是什么意思？”乾隆停住脚回头笑着问我：“你说朕是什么意思？”我拦在他身前，“这回又是想让我成为众矢之的了，我看我不成箭靶子，皇上不舒服。”后妃之间的争斗历来在宫里都是残酷的，没一个人希望和很多人分配自己的爱情，可是乾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众人面前对我特别青睐，让我很为难。

在现代的职场纠结中，我很少参与斗争，宁做和事人，不做当事人，但是有时也有很多事，避之又避，避无可避。何况在宫里，后妃无所事事，三人一团，五人一伙，皇后对我尚有照顾，今天也忍不住对我怒目相向，怎么让我心安？

乾隆伸手将我搂入怀中，“有些事不是退避就能解决的。朕的后宫妃嫔虽然也会吃醋，但是不会兴风作浪，朕不容他们这样。”我淡淡地说：“我知道退避不能解决问题，可是至少可以给我一片安静的天，我不想每天生活在明争暗斗中。”



乾隆一把推开我，“不想生活在明争暗斗中，就只能远离宫廷。”他的手劲很大，这回不是翘起，而是直接趴到地上，姿势之不雅，难以想象。乾隆走到我身边，蹲下身抬起我的下巴，“从来在宫里都是众人捧着朕，你不要总惹朕生气。”

我抬眼对上他发怒的眼睛，他俊美的面容中带着怒气，给人一种压迫感。乾隆是古今最优秀的皇帝，他外貌俊朗，文治武功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大清在他的治理下走向最鼎盛的繁荣时期。他也很勤勉，天天卯时上朝，白天接见大臣，晚上批阅公文，直至深夜。刚开始我还羡慕他一会儿就下班，其实上朝对他来说只是一个会议，他还有其他的工作时间。这样一个优秀的人，对我青眼有加，在后宫数十妃子中脱颖而出，也是一个光荣，多少人想着念着盼都盼不来，我却不珍惜，难怪乾隆要生气。我伸手抚上他的面庞，他突然松开我的下巴，站起身，背对着我，“你发什么神经。”

我笑嘻嘻地说：“皇上刚才说我总惹你生气，我温柔一下，你又受不了。”我站起身走过去，轻轻推了他一下，在他的腋下轻轻挠了挠。夏天穿的衣服少，他身子耸动了一下，回身猛地把我横抱在怀中，我抱住他的脖子，他的头俯下来，真不愧是“马上皇帝”，这个姿势也能接吻。

我们正吻得忘情，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怒喝声：“弘历。”乾隆急忙放下我，我险些坐到地上，他伸手拉住我，把我靠在他的怀中。不听声音也知道是太后，因为在这个宫里大庭广众下可以直呼乾隆名字的只有太后，我有时候叫叫也只能是没人的时候，别的妃子没人的时候叫不叫，我就知道了。

站稳身子回过头，见太后带着一群妃子走过来。太后本来面如满月，这会儿脸拉得像长白山一样。皇后站在太后的左手边，脸上带着愠怒，眼睛低垂着。慧贵妃站在太后的右手边，也是垂着眼睛，带着一股幽怨。娴妃的脸上带着笑，眼睛中却带着恨，咬着牙。愉妃脸上没有表情，低头逗弄着嬷嬷怀中的五阿哥。

只一眼，就知道我的孤立无援。乾隆放开我，走过去给太后见礼，我也低着头给太后磕头，太后走到乾隆跟前，扶起他，没理我，拉着乾隆从我身边走过去。我低着头，看着众人的脚从我身边慢慢地远去了。

太后声音不大却穿破我的耳膜：“皇帝乃万乘之尊，十几岁在尚书房脱颖而出，那时候的勤勉好学，哪个不夸？怎么越大越不自重起来，宫里来往奴才众多，你们不害臊，我还害臊。她一个奴才出身，品德和八旗出身的自

是没法比，皇帝放着凤凰不喜欢，偏偏喜欢山鸡。”

声音越来越远，说话声也越来越小。我跪着一动不动，暴热的天气，硬硬的石板地面，冷冷清清，这些我都能忍受，不能忍受的是自己的自尊被践踏。眼前突然出现一个裙脚，跪到我身前，她把一个垫子垫到我的膝下，“主子，地太凉了。”知道是春桃，我推开她，“垫着它和不跪有什么两样？”夏荷捧着杯冰水，递到我身前说：“主子，喝口冰水，免得中暑。”我也推开，我倒想中暑，可以名正言顺地躺在地上，可是我的身体出奇的好，一点儿也没有晕倒的迹象，只是膝盖疼。

身子好也得有个底限，就在我即将支持不住身体摇摇欲坠的时候，身后传来脚步声，春桃和夏荷站起身，走到我身后跪倒，“奴婢叩见皇后娘娘。”

皇后应了一声，让她们起来，然后走到我身边，拉起我，我的膝盖跪得都木了，一时竟没站起身，她命春桃、夏荷把我扶到旁边的路石上，走到我身边蹲下，“难怪老佛爷生气，你也太没个分寸。大庭广众下亲热，让奴才们怎么看？”

我低着头，不敢看皇后的脸色，任由她数落，皇后并没多说，命春桃、夏荷把我扶回永寿宫。进了永寿宫，躺了一会儿，腿的麻痛减轻，因为跪得太久，又是石板地面，怕膝盖受凉，想吃一些热乎的东西，先是想着四川的麻辣烫，接着又特别想吃烤肉，越想越馋。永寿宫虽然也有膳房，但是食料太少，我命春桃向御膳房要了一些鲜肉、蚬子、鱿鱼，和一些辣椒面等调料，又要了一些木炭。

早早关了宫门，大家围在院子里烧烤，我把肉蘸上调料，用竹签子把肉穿好，前两天画了图让云歌给我做烧烤的炉子，今天做好了，正好派上用场。

春桃觉得新鲜，拿了春凳，陪我一起烤，我告诉她如何看火候，第一批烤好，我先递给春桃，她摇手不敢吃，我拿起一串，“你们嫌脏或者想装大家闺秀，就在一边看着，谁不怕和我一起吃。”

冬梅爽快，拿了一串。她是南方人，刚咬一口，辣得她直吸气，我忙递给她一碗米酒，她咕嘟喝了一口，呛得咳嗽起来。我以为她不会吃第二口，谁知道她把一串都吃光了，还要再来一串。大家见她爱吃，都各拿了一串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。春桃也拿了一串，她是四川人，惯吃辣的，吃得直叫好，“好多年没吃过这么过瘾的东西了。”



我边吃边说：“没有麻椒，否则我给你们做麻辣火锅，包你吃着过瘾。”春桃把竹签子放到篮子里，“怎么没有，家里人年初来看我，给我带了半斤，知道北方人吃不惯，所以我只能在汤里放一点。”

我的酒喝高了，竟然站在凳子上，唱起了《女驸马》选段，“为救李郎离家园……”远处隐约传来《霸王别姬》的唱段，我的声音再怎么高，也高不过锣鼓喧天。

我接着又来了一段锣鼓喧天的《辞旧岁》，春桃四个小丫头也跟着我一起疯，唱起了家乡小调。王嬷嬷李嬷嬷跑去看戏，她们回来时，看我们醉得一塌糊涂，追着骂春桃，可是春桃早已不省人事。我还好，认得她们，我还知道叫她们嬷嬷，夏荷竟赶着她们叫姐姐。

两位嬷嬷连拖带拽把她们弄回屋，我不用她们，站起身摇摇晃晃往回走，身子软绵绵的，眼看着门槛在眼前，就是迈不进去，我扶着门框，王嬷嬷想扶我，我伸手推开她，“不用你们扶，天子门高，我却不是神童腿短。”

一把没推开，反倒被搂得更牢了，紧接着身子一紧竟被横抱起来。我精神恍惚，看见一个明黄的身影在我眼前晃，我本想问问是谁，就觉得身子腾空而起，接着被重重地摔到床上。我来了个大马趴，头脑顿时清醒不少，身子懒得动，听得一个声音在我头顶吼道：“王嬷嬷，去给朕弄一盆凉水来，看她清醒不清醒。另外，明儿把那几个奴才都给朕送到内务府，另派几个省事的过来，让她们照顾主子，竟把主子带坏了。”

真是什么妈什么儿子，乾隆亲我，我只是迎合了一下，就骂我是奴才出身，没教养。春桃她们被我带着喝醉了，却骂她们不会侍候主子。我从床上爬起来，怎么看乾隆都是双影的，我伸手想摸摸哪个是真的，乾隆竟然身子往后一缩，我连滚带爬就到了床下。多亏地上铺着厚厚的波斯地毯，我才没受伤，我晃晃悠悠地站起身，“皇上，千万不要把她们换走，她们大好儿女，在我这儿都变得疯疯癫癫的。不是她们带坏了我，是我带坏了她们。”

乾隆坐到床前，在我即将和地来个亲密接触的时候，把我拉进他的怀里，“难怪额娘骂你，酒气熏天，哪像个主子？”

我推开他，爬上床说：“我本是奴才出身，山鸡再怎么也成不了金凤凰。”乾隆扯过被子盖到我身上，“你不和朕顶嘴是不是张不开嘴？在一群奴才面前，唱着什么‘为救李郎离家园’，刚开始吓了朕一大跳，还以为你进宫是为了什么李郎呢。后来一句‘谁料皇榜中状元’，才知道不是真的，如

果你这样的蠢材能中状元，我大清真是没人了。”

我借着酒劲，拍着乾隆的肩膀，“别瞧不起我，臣妾一向韬光养晦，不想在人前卖弄，你让傅恒和我比算术，让纪晓岚和我比外语，让郎世宁跟我比作文，让刘统勋跟我比画画，看我能不能赢他们。”乾隆一听乐了，“那你还不如说让六岁孩子跟你比身高，五岁孩子跟你比聪明。如果你觉得你真是才华横溢，朕就给你一展才华的机会，傅恒和刘统勋就免了，朕让你和纪晓岚比做文章，跟郎世宁比绘画。”

我有些口渴，起身去倒水，还没走到桌前，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扑倒在地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，乾隆已经上朝去了，他命王嬷嬷给我备了醒酒汤，我喝了一口，觉得像喝醋，酸得我牙都要软了。我叫春桃给我倒水，王嬷嬷扶起我，“她们昨晚喝多了，现在还没醒。”





第五十五章◎画 脸

王嬷嬷侍候我用过早膳，我穿了一件汉装，到院里散步，走到春桃她们的窗下，窗户开着，向里望去，见她们四个躺在床上，睡得正香。我走进去，虽然四个人分床而睡，但是睡相都一样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。

我回屋取了笔墨，在四个人每人脸上画上一朵花，桃荷菊梅，与她们的名字相符，这回有记号，不怕弄混了。怕她们醒了洗脸，脸盆里半盆残水，我替她们倒了，然后把盆藏起来。出了屋见王嬷嬷拿了篮子坐在地下接树上纷纷掉落的海棠花，我踱过去问她：“这是做什么？”王嬷嬷见我过去，站起身答道，“接点海棠花回去酿酒，娘娘酒可醒了？”

我点点头，接下一片从树上掉落的花瓣，摊在掌心。王嬷嬷告诉我，永寿宫里的海棠是极品西府海棠，不但香气宜人，而且艳盖群芳。此时海棠花旺季虽过，树上的海棠仍是花开正盛，树下已落了一地的花瓣，微风吹过一阵阵香气袭来，想起《红楼梦》里的那句“花气袭人知昼暖”，正是此时的意境。

篮子不消半个时辰就接满了花，王嬷嬷拿进屋去，我也回了自己的寝宫，把笔墨放回书案上，取过宣纸，画了一树海棠，又在旁边缀了苏东坡的一首咏海棠诗：“东风袅袅泛崇光，香雾空蒙月转廊。只恐夜深花睡去，故烧高烛照红妆。”

“妆”字最后一笔还没写完，背后伸过一只手把宣纸拿走。我回过头，



见乾隆站在我身后，我忙站起身，乾隆走到我的座位上坐下，把纸平铺到桌子上，“花画得倒不错，就是太稀了，海棠花密才美。”说完拿起笔又添了几笔。在右边也缀了一首诗：“为爱名花抵死狂，只愁风日损红芳。绿章夜奏通明殿，乞借春阴护海棠。”然后在后面注了个“陆”字，知是陆放翁所做。

乾隆放下笔，回过身把我拉坐到他的膝盖上，“酒醒了？”我把头枕在他的肩头上，“我有醉吗？”乾隆低下头，在我唇上啄了一下。我笑着缩了缩头，他抬起头，看了眼窗外问我：“那几个丫头找什么？她们脸上黑黑的，画了什么？”

我知道她们一定是在找脸盆，四个人脸上都画了花，不用照镜子，也会穿帮。接着直起身见她们一式的姿势，用手掩着脸。我趴在乾隆的肩头，先闷闷地笑了一会儿，接着直起身走出去。春桃看见我，转身往屋里跑，剩下的三人，慌忙给我见了礼，也回了屋，我跟了进去。

春桃问夏荷：“每天都是你睡得最晚，盆放哪儿了也不知道？”夏荷撩起床单，“昨晚上喝多了，只稍稍洗了一把脸，水都没倒就上床睡了，怎么早上竟没了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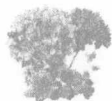
我走到春桃的床上坐下，佯装生气说道：“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我都来半天了，你们竟没一个理我的，都是平时我把你们惯坏了，你们先站好，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们。”

可能是从来没见过我发脾气，一个个倒都挺乖，一字排开，站在我面前。本来个个花容月色，现在是面目全非，我笑着指了指冬梅的床下，“脸盆在那里。”掩上嘴笑得直不起腰来。

一抬头见乾隆站在门口，脸上带着怒气，我赶紧站起身，乾隆拉着我回了屋，把我往床上一摔，“你真是越来越不像话，和奴才们一起开玩笑，也不怕掉了身份？”

我伏在床上，肚子硌到床沿上，差点儿没上来气，乾隆急忙过来拉起我，焦急地问：“怎么了，脸色这么差，碰到哪儿了？”我痛得眼泪围着眼圈直转，坐到床上，弓着身子说：“皇上是不是今儿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，总拿臣妾出气。”

乾隆坐到我身边，“还说呢，都是因为你让颀娘骂了半天，这会儿想上你这儿耳根子清静一会儿，没想到你和她们疯，爱玩也得有个分寸，和奴才们主不主仆不仆的像什么？”



一抬头见小顺子在门口伸头缩脑的，乾隆叫他进来问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小顺子给乾隆和我打了个千，“回爷的话，找了整个北京城也没有找到叫纪晓岚的，更没人听过他的文章。”

乾隆拧着眉头问我：“不是文人，莫非是武夫？你在哪儿听说的纪晓岚？”看我嘴张成O型，他摆摆手说，“找不到就算了。”他回头问小顺子，“傅恒在哪儿？”

小顺子回道：“傅大人、郎画师皆在文华殿静候。”乾隆问他：“朕让你找的衣服找好了？”小顺子说：“刚好给三阿哥做了套衣服，还没取，奴才先拿过来了，不知道合不合身？”

小顺子出去，不一会儿捧着几件衣服进来，递给我，我接过来，是一身男人的新衣服。乾隆示意小顺子出去，顺手把门带上，然后回过头对我说：“看看这身合不合适。”

我抖开衣服，原来是一件白色的长袍，湖蓝色的马褂。同色的帽子，在帽子中间镶着一块美玉，我问道：“我穿？”他点点头，我拿着进了里间屋，穿上还挺合身，系上带子，戴好帽子从里屋出来，乾隆正背手站在窗前，听到声音他回过头来，愣愣地看了我两分钟，笑着踱过来说：“没想到你换上男装更俊了。”

我在镜前转了一圈，转头看乾隆，他一直呆呆地看着我，看我看他，嘴角弯了弯。我问乾隆：“皇上，让臣妾女扮男装，是带臣妾出去微服私访？”

乾隆瞪了我一眼，“又嫌皇宫闷了？出去私访是假，想玩是真的。朕倒想听听你想去哪儿玩？”

我把靴子换上，有点儿大，往里塞了点东西，跺跺脚，还行，不能掉下来，抬起头，笑着说：“上哪儿都行，很久没逛街了，想看看北京城的八大胡同。”

乾隆迈步出了屋，“八大胡同龙蛇混杂，谁知道有没有不法之徒混在里面，朕可不想去那种地方涉险。”

我跟他身后，紧跑几步，“皇上去哪儿，臣妾舍命相随。”乾隆站住身，回头笑了笑，“朕去逛窑子，你也跟着朕？”我一愣，他哈哈大笑道，“还是有你不敢去的地方。”

殿外备着辇，乾隆扶着我上了辇，“朕带你去文华殿，你不是想展示才华吗？朕给你机会。”



车里放着水果，我拿起苹果刚咬一口，听乾隆说让我去文华殿展示才华，一激动苹果没咬着，咬了舌头，我把苹果放到乾隆手里，“皇上，臣妾衣服里有银子忘收起来了。”

掀车帘就想下车，乾隆一把把我拉回来，“没事，银子丢了朕赔你，朕召集文臣武将等着看大清第一才女的文韬武略。”说完紧紧地把我箍在怀中，把苹果递到我嘴边，“没关系，有朕罩着你，谁也不敢赢你。”

乾隆拖着进了文华殿，我抱着门框，坚决不进门，乾隆在我耳边冷森森地说：“跟我进去，你也好看，朕也好看；不跟我进去，让侍卫抱你进去，看你脸往哪儿搁。”

我仍旧紧抱门框不放，“皇上不介意侍卫抱我，我也无所谓。”和乾隆正争执间，从里面走出一人，身高比乾隆略矮些，圆润的脸，俊美的五官，温婉如玉的笑容，穿一身藏青色的衣服，光头没戴帽子，辫子垂到身后。他在门边顿了顿，过来给乾隆打了个千，乾隆伸手拉起他，“这儿没有外人，十郎不用多礼。”

乾隆用力在我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得我放开手，有外人在，我不敢跟乾隆抬杠，乖巧地跟着乾隆进了文华殿。屋里站着一个高大的洋人，穿着长袍马褂，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。看见我们进来，也过来给乾隆打了千，绝对的标准姿势，想不到这个洋大人学的比我还快。乾隆也是伸手相扶，“郎画师不用客气。”

乾隆把我拉到他们面前，对十郎说：“朕遇见个自大郎，自称大清的文臣武将都赶不上她，朕带他来试试，如果你们才不如她，朕这个皇帝也不当了，丢人。”

乾隆明摆着将他们一军，如果他们输了，乾隆皇帝不做了，这是多大的罪过？所以两人得拼全力应付我。而我本来在现代成天拿着书本，要上阵考试也得小心应答，不敢马虎大意，才能勉强过关，这些八股文章，之乎者也，我译尚且译不下来，何况让我写？我是不输也得输，还比什么？

十郎笑了笑，探究地看着我，“这位小兄弟年纪不大，口气真不小。万岁，我和郎画师两个怎么能代表大清朝的文臣武将，这个担子太重了，我们怕扛不起。”

我知道傅恒小名叫十郎，故意装着不认识。我举起双手，摆出投降的架势说：“这位十大人，陛下没事拿小人开心，小人大字尚不认识一箩筐，何



况让小人写。小人再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能看不起大清的文臣武将，是陛下对小人说，没关系，有他罩着我，谁也不敢赢我。小人斗斗胆还不敢进来，他硬拉着小人进来，这会儿又说小人是自大郎，分明是他想坐山观虎斗，还带里挑外拣的。”眼看着乾隆从白脸变成绿脸，又从绿脸变成红脸，我故意装作没看见，一脸的委屈看着傅恒。

我话还没说完，傅恒哈哈大笑起来，乾隆生气地坐到龙椅上，对我指了指，光张嘴竟说不出话来。我笑着给乾隆顺顺气，他拿扇子在我手上狠狠打了一下，我急忙撒手，一扇子打到他胸口上，他生气地将扇子甩到一边，“魏……”

我对乾隆连使眼色再摆手，生怕他叫出我的名字，堂堂大清的皇妃不在后宫待着，跑到前殿来比文比武，让臣子们知道还不笑话。乾隆真被我气到了，我忙给他倒杯茶顺顺气，他顿到一边说：“不喝。”

没办法，为了让他消气，我只得跪到他脚边。傅恒走过来，在乾隆身边站住，“万岁，一个小孩子，不用跟他生气。”

乾隆哼了一声，对我说：“给朕拿把扇子。”我捡起他刚才丢出去的一看，已经摔成了两半，傅恒把他手里拿的递给乾隆，我又拿了一个大的蒲扇，费力地在旁边替他扇。

乾隆拿起茶喝了一口，问郎世宁，“朕要你设计圆明园的西洋楼，你都设计好了？”郎世宁忙施礼道：“正在设计中，臣对工细楼台并不擅长，怕画不好，影响了整体美观。”

乾隆又问傅恒，“朕想把畅春园与圆明园打通，你有什么建议？”傅恒看着我，嘴角噙着笑，显得更帅了，“臣对这些也不懂，虽说小时候也画过一些画，都是一些花鸟鱼虫，和这些八竿子打不到一起。”



第五十六章◎品茶

我放下扇子，擦了擦汗，拿起壶给傅恒、郎世宁各倒了一杯茶，然后也没亏待自己，给自己也倒了一杯，喝完，见乾隆杯里只剩半杯，又替他倒满。乾隆手一抬，不经意地在我手心弹了一下，我脸一红，急忙缩手，乾隆酷酷地笑了笑，抬起头问我，“你有什么建议？”我把第二杯茶喝完了，茶杯放到桌上，又倒满，刚要喝，听乾隆问我，我放下杯，回道：“小人觉得别的有没有倒没什么，最好设个市集，宫里的嫔妃宫女没事，去逛逛，买点什么需要的东西。省得想要什么没地方买，内务府采办的又不一定合心，再说整天闷在宫里，也没个消遣。”

乾隆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我急忙拿起杯把第三杯茶干掉，乾隆叹了一口气说：“俗语说喝茶一杯为品，二杯为饮（第三声），三杯为饮（第四声），偏你这蠢东西，非得喝三杯。”

我放下杯，“万岁此言差矣，喝茶不渴时为品茶，口渴时就是解渴之物，饮到不渴为止，何来饮饮之分。”

傅恒茶杯在嘴边贴着，眼睛看着我笑，乾隆瞪了我一眼，对郎世宁说：“你给朕画的像，可画好了，朕想看看。”郎世宁躬身答道：“皇上的已画好了，皇妃们的正在上色。”乾隆命他拿上来，我接过着急先打开，一看画像上的乾隆是个刀条脸，虽有三分相似，但和真正的乾隆相差很远，再看他旁边那些妃子，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我忍不住笑了起来。